

古文觀止

言文對照



廣益書局刊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再版

文言對照 古文觀止

洋裝四冊——實價四角（外埠郵費另加）

譯者 陸文昭

校勘者 潘裕章

發行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者 廣益書局

分發所 廣益書局

南京 南昌 萬縣
貴州 宜昌 重慶
長沙 漢口 成都
北平 開封



標點評註 古文觀止 卷十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旁頭引一語，拈窮字起）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

一句說倒詩人多窮下詳寫詩非能窮人

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

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

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述古今詩人作意摹寫）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

而後工也。（補窮而後工，故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一語點正引出聖俞）予友梅聖俞，（點出）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

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進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

業。（辟書聘書也，爲人佐如作幕賓之類。點出遭遇正寫其窮）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

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點出文章爲詩作陪引）然時

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

於詩尤多。（方正點出詩）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之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

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此段

正寫聖俞之詩窮而後工如錢步如登論開合照應盡態極妍亦復感慨無限

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

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以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遠喜謝

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

結出作序意

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

索於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並舊所藏，掇

摛入聲

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所記

集篇數

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言于聖俞詩中已論之詳故于序中不復言其所以工也。惘然不盡

【評語】「窮而後工」四字，是歐公獨創之言，實爲千古不易之論。通篇寫來，低昂頓挫，一往情深，「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一段，尤突兀爭奇。

【白話】吾聽見世人所說的詩人得意的少，窮困的多；那豈是真的這樣麼？大約在世上所傳的詩，多出在古時窮人的說話啊。大凡士人蘊藏他所有的學問，卻不能施行在世上的，多自己喜歡放浪在山巔水邊的外面，看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的形狀，往往探他的奇怪，心裏有憂思感憤的鬱勃積儲，他興起在怨刺方面，拿來說羈臣寡婦的所歎息，卻是寫人情的所難講，大約愈加窮困，詩便愈加加工。這樣看來，那麼不是詩的能夠窮人，大約是窮了才能工正啊！我的朋友梅聖俞，少時因靠祖上的庇蔭，補了一個小小的官吏，屢次致進士，

常不得意在主司方面，窮困在州縣的，共總有十多年；現在年紀五十，還受了聘書，做人家的幕賓，抑鬱他舊積的才能，不能夠大大的發見在事業方面。他的故鄉在宛陵，小時就學詩，從做童子的時候，所作的詩，已能驚他的長老；既經長大，研究那六經仁義的學說，他所做的文章，簡潔古雅純粹，不求苟且也合在世上；世上的人，也只知他的詩罷了；然而當時不論賢愚的人，說到做詩的必要求教聖俞，聖俞也自己拿這不得志的意思，喜歡在詩上面發揮他，所以他生平所做的，在詩最多。世上既是知道他了，卻是沒有荐舉他到朝上的。以前王文康公曾經見了嘆息道：「二百年來，沒有這種著作了！」雖知他這樣的深，也到底不能荐舉啊！如果使他幸而能夠用在朝廷上面，做了雅頌，拿來唱和吟詠大宋的功德，獻進到清廟去，追隨商周魯頌的著作，豈不是偉大的事業麼？怎樣使他的到老不能得志，卻做窮困的人，詩就不過發揮在蟲魚物類，羈旅憂愁感嘆的說話；世人不過喜歡他詩的工正，不知道他的窮困長久，并且將要老啊，豈不是可惜呢？聖俞所做的詩，既多，不肯自己收拾他的內姪兒謝景初，恐怕他的多了容易散失啊，拿他從洛陽到吳興以來所做的詩，分列做十卷。吾曾經喜歡聖俞的詩，卻怕不能夠完全得他；現在卻驟然喜歡謝氏的，能夠替他分類排列啊，就做了一篇序，把他寶藏。這後來的十五年，聖俞因了疾病，死在京師，吾既經痛哭他，替他做篇墓誌銘，因此又在他的家裏，尋得他的遺稿一千多篇，和那舊時所藏的，探他最好的六百七十七篇，分做十五卷。唉，吾在聖俞的詩論，得已很詳細了，所以不再說了。

送楊真序

歐陽修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其疾之在體也。先白謂往事提出學琴送楊了意在是夫琴之爲技小矣，折頓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

羽該商角徵

操絃驟作，忽然變之；

聲以情遠

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

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

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

伯奇尹吉甫子，吉甫聽從妻之言，疑而逐之。伯奇事後母孝，自傷二罪，投河死。屈原楚懷

王臣被放，作離騷，借影形容，連作三四疊，乃韓歐得意之筆。

喜怒哀樂，動人必深；

二句爲下轉筆

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

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

必如此寫，方不

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

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

寫琴至此極盡

予入楊

好學有文，累以進士

舉，不得志。及從廩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

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

以久乎！

三句總攝幽憂，意情毛而語深

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

讀至此則知通篇之說琴意不在此，琴也止借琴以觀其幽憂耳

故予

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冷然

【評語】送友序竟作一篇琴說，若與送友絕不相關者。及讀至末段，始知前幅極力寫琴處，正欲爲楊子解其鬱

鬱耳。文能移情，此爲得之。

【白話】吾曾經有幽憂的病，退下來閒居，不能醫治啊！後來學琴在友人孫道滋處，學習宮商的聲音，和幾隻歌

曲，隔了長久，覺得很快活地，不知道自己的有病在身啊。想那琴的技藝小極了，等到了這極點，大的做宮音，

小的做羽音；按了弦線，驟然彈起，忽然的聲隨情變；辭音急的，很悽慘的急促；緩的，很舒暢的清和。像山崩石裂，和那大風大雨的夜裏到啊，像怨夫寡婦的嘆息，和那雌雄雍雍和穆的互相鳴叫啊。他的憂深思遠，便是舜和文王的遺音啊；這悲感憂愁感慨發憤，便是孤子伯奇，忠臣屈原的所歎息啊。喜怒哀樂的情緒，感動人家必定深刻，卻是那純厚古雅淡泊，和那堯舜三代時候的說話。孔子的文章，易經的憂思，詩經的怨恨諷刺，沒有兩樣。他能夠聽在耳裏，應在手上，拿他和順的發揮，他的湮沒憂鬱，寫他的幽思雅懷，那麼在感人的方面，也有至道在這上面呢。我的朋友楊君，喜歡研究學問，能夠做文章，屢次去致進士，不能得意，等到靠了祖上的底廬，做官在劍浦小小的地方，在東南幾千里外面，這是他的心確有不平的地方，并且少時又多疾病，卻是南方少名醫良藥，風俗飲食，一切兩樣，拿得多病的身體，和不平的心思，住在風俗不同，衛生不宜的地方，這怎能夠鬱鬱的支持長久呢？然而要平他的心，拿來養他的病，在這琴上面也着實可以得一點益呢。所以吾做一篇琴說，拿來送他的行，并且邀了道滋酌一杯酒，進一隻琴，拿來做臨別的紀念。

五代史伶官傳論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

知之矣。

莊宗姓朱，名存勗，先世唐昭宗李父克用，以平黃巢功封晉王。至存勗，自立號後唐。先作總契盛衰得失四字，是一篇關鍵。

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

而告之曰：「梁，吾仇也；

朱溫從黃巢為盜，既而降唐，拜為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未幾進封梁王，竟移唐祚。

燕王，吾所立；

燕王姓劉，名守光，晉王嘗推為尚父，守光曰：「我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遂稱帝？」

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背晉以歸梁。

契丹耶律阿保機帥衆入寇，晉王與之連和約，為兄弟，既歸而背盟，更附于梁。

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

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收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

半日

請其矢，盛平以錦囊。

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

凱，軍勝之樂。以上敘事。

方其係燕父子之組，

守光之父仁恭。

閔德威伐燕守光，侯晉王至，勅命晉王至而擒之。

函梁君臣之首，

晉兵入梁，梁主友貞請降，梁王因自殺，以木匣盛其首也。

人於太廟，還矢先王。

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

一段

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

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

抑一段

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

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如能與之爭；

又一段揭仍用方其字妙。

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

伶人樂工也。莊宗立，伶人自傳粉墨與伶人共戲，于後爲伶人排從，所賦。又一段抑仍用及其字妙。

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結出正意，慨想獨遠。

【評語】起手一段，已括全篇之意，次一段敘事中，後只是兩揚兩抑，低昂反覆，感慨淋漓，直可與史遷相爲頡頏。

【白話】咳，盛衰興亡的道理，雖說是天命，難道也不是人事麼？推考莊宗的所以得天下和他所以失天下的道理，可以知道了。世上說晉王臨終的時候，拿三枝箭賜莊宗，并且告訴他道：「梁國是吾的仇敵啊，燕王是我親手扶立的，契丹和吾約做兄弟，卻是背了吾，去歸附梁國。這三件事情，是吾的遺恨啊，給你三枝箭，你切莫忘記你父親的志向。」莊宗受了箭，藏在宗廟裏邊。後來每逢出兵，便差了一個人，拿一隻羊到宗廟裏去禱。

告請這三枝箭，背了在前面先行，等到凱旋的時候，仍舊歸到宗廟裏。當他拿燕王父子把繩來縛了，拿梁國君臣的頭藏在木匣裏，獻到太廟，還先王的箭，敬告成功，這時意氣的豪傑，可以說是雄壯了。等到仇敵已滅，天下已定，只有一個人，夜裏起來一喊，擾亂的人，四面響應，倉倉皇皇的東面逃走，沒有見賊人，却是士卒已經離散。君和臣只有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還到那裏去，竟至於向天罰咒，斷下頭髮，眼淚吊下來，溼了衣襟。這時候是何等的衰頹呢？豈是得天下艱難，却是失天下容易麼？或者照他成敗的陳迹，都在人自己做的。怎樣麼？書經上道：「驕傲遭禍殃，謙虛受福祿。」憂戚勞苦，可以興國，寫意安樂，可以傷身。——這是自然的道理啊。所以當他盛的時候，普天下的豪傑，不能够和他爭雄；到他衰敗的時候，幾十個伶人能够圍困他，弄得身體死亡，國家分滅，被天下人譏笑。想那禍患常伏在細微的事情，却是智勇多困在他所有的嗜好，這豈單是伶人的事情呢！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自來婦與寺只是並提此特與極力分出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先總二聖語是宦者爲害之根下文俱從此轉出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宦者之害二轉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己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宦者之害三轉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

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宦者之害三轉

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

質。至雖有聖智，不能與謀，宦者之害四轉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

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淵入其種類，盡殺以快天

下之心而後已。董卓因而亡漢，朱溫因而篡唐，千古詞職。宦者之害五轉。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歷前自古二字

總兜一句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放寬一步正是

打緊一步隨着之戒可不慎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持頭發而卒而去之可也。日擇宦

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昭宗與崔胤謀誅宦官，宦官懼劉子述等乃以鉞鎚盡地數上，距數十幽于少陽院而

立太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結段申前深於女禍一句最深切著明可不痛哉

【評語】宦官之禍，至漢唐而極。篇中詳悉寫盡，凡作無數層次，轉折不窮，只是「深於女禍者」一句，名論卓然，

可爲千古龜鑑。

【白話】從古太監亂人的國家，他的禍患比女色的禍還利害。太監的害處，不單是一樁事情啊。因爲他的用事，

常在左右，親近習狎，他的心思，專一隱忍，能够拿小善合人家的意思，小信固人家的心意，使得做人主的，必定信任并且親近他等這君主已經信任，然後拿禍福來恐懼人家，把持一切政權，這時候雖有忠臣賢士在

朝廷上面，却是人主心裏，以爲離自己疏遠，不如太監的起居飲食前後左右的親近，并且來得可靠啊。所以前後左右人的日漸親近，便忠臣賢士日漸疏遠，却是人主的勢日漸孤立。勢孤便怕禍的心，一天一天的利害，却是把持政權的一天一天的穩固，安逸危險，出在他的喜怒禍殃患難，伏在帷慢宮門裏。那以前所說可靠的，却就是現在所以爲禍的原因啊！到了禍患已深，方才覺悟想和疏遠的臣子計算，除去左右親近的人，緩一點麼，便培養禍患，爲害益深！快一點麼，便挾了人主，拿來做押頭！這時雖有聖智，也不能替他計劃。計劃了却是不能做，做了却是不能成功，到了極點，便是兩敗俱傷，所以禍患大一點，便亡了國家，次一點，便亡了身體。却是使得一般奸雄，可以借了題目，起來做事，進來捕捉太監的一黨，完全殺却，拿來快天下的人心，才能這是以前史上所載太監的禍患，常常這樣的，不是一代了！想那做人主的人，也並不是想養禍在裏面去疏遠忠臣賢士在外面，大約也是慢慢積成，在勢上使得不得不這樣的。那女色的禍患，不幸不能覺悟，便禍殃臨頭了，設使他一旦覺悟，提了頭髮，可以把他驅逐的啊！但是宦官的禍患，雖要想悔患，却是在形勢上有不能把他驅逐啊！以前唐昭宗的事情，就是這樣了。所以說「太監的禍患比女禍深的緣故」，就在這上面呢。怎麼不應當戒懼呢！

相州書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

富貴歸故鄉，猶當畫而錦何榮如之。史記富貴不歸故鄉，如衣赭夜

行誰知之者，畫錦之說本此。四句乃一篇大意。

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

蘇秦字季子，說秦大困而歸，嫂不爲炊。

買臣見棄於其妻，

朱買臣家貧，採薪自給，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待吾富貴，當報汝妻。怒曰：從君終，餓死不能留。遂去。

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

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歷數世感炎涼何等痛切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

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

數句收拾前文振起下意

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

韓琦字稚圭封魏國公一句撇過上文

公相

去聲

人也

州相

在今河南彰德府屬安陽縣○伏句

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

應起二句

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

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

魏李子實臣一段

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

榮桓圭袞裳不足爲公貴

高牙車輪之牙大纛車上羽葆幢桓圭三公所執袞裳三公所服

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

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

此又道公平生之志以見異於季子貢臣處

哉

錦之堂於後園

題點

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

至和仁宗年號

人所誇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

就詩中之言見其輕富貴而不以畫錦爲榮爲韓公解釋最透

故能出入將相

公先經略西夏後同平章事

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

夷平時險處難一節爲一致也

至於臨大事決大

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

公在諫以前後凡七十餘疏及爲相勸上早定皇嗣以安天下故曰

臨大事云云。此段所稱皆實事。初無虛美。

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應前勸金石）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

榮也。（一篇結穴只二語筆力千鈞）

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

也，於是乎書。

（指出作記意）

【評語】魏公永叔豈皆以畫錦爲榮者，起手便一筆撇開。以後俱從第一層立議，此古人高占地步處。接魏公爲相，永叔在翰林。人曰：「天下文章莫大於是。」即畫錦堂記，以永叔之藻采，著魏公之光烈，正所謂天下莫大之文章。

【白話】做官到了將相，富貴還到故鄉，這是人情的所榮耀，也是今昔的所同啊。大約士子在窮的時候，困阨在鄉里，常人和孺子都能够輕視他，並且欺侮他，像蘇秦的被他的嫂子不拿禮節待遇，朱買臣被他的妻子拋棄，一天坐了高車駿馬，旌旗在前面引導，騎卒在後面擁護，路上兩旁的人互相並肩舉足，一面望一面歎息。這時那所謂庸夫愚婦的人，東奔西走，嚇得汗出，羞恥慚愧，俯伏地下，拿來自己懊悔告罪，在車塵馬足的中間，這是一個士子得意。在當時那意氣的雄盛，古人比他著錦衣一樣的榮耀，只有大丞相魏國公却不是這樣。公是河南彰德府安陽縣人，世代有好的德行，做當時的有名公卿，從公少時，已中了高高的科舉，做個大官，海內的士子聞風下拜，想仰望丰采的，大約也有多年了。所說將相和富貴，都是公所應受的，向來有的，不像那窮陋的人，僥倖得志在一時，出乎庸夫愚婦的不料，拿來驚嚇并且誇耀他啊。那麼高牙大纛，不足以做公的榮耀，三公的命圭和禮服，不足以做公的貴顯，只有恩德普及百姓，功業立在國家，刻在鐘鼎碑碣，頌揚在樂章，拿來光耀後世，一直傳到無窮，這是公的志向，却是士子也拿這件事情希望公的，豈止浮誇一時和榮耀一鄉呢。公在至和年間，曾經拿武康節度使的資格來知相州，就築畫錦的堂在後園中，後來又刻詩在

石上，拿來給相州人民。他的言論，拿恩怨分明，誇張名譽，算是鄙陋；因為不拿以前人所誇耀的算榮華，以為應當警戒；在這上面，可以見得公的對於富貴是怎樣了！却是他的志向，豈是容易測度呢！所以能够出將入相，替國家服務，平時和患難，完全一樣。至於臨了大事，決斷大議，垂了衣帶，執了手版，不動一點聲色，却能把天下治理得像泰山一般的鞏固，可以算是一身關國家安危的臣子了！他的大功盛業，所以刻在彝鼎，和譜在樂章的，是國家的光輝，不單是鄉里的榮耀啊。吾雖不能登公的堂，也僥倖曾經私下誦讀公所做的詩了；快活公的志向，能够成功，却是喜歡為天下的人講啊，所以做這篇記。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既治滁

除

滁，滁州在淮東，時公守是州。

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

始飲而甘，明初至滁未暇知水甘也。只此句意極含蓄。

問諸滁人，得於州

南百步之近。

出其處。

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

上陪一

下則幽谷，竊然而深藏。

下陪一

中有清

泉，滃

滃，上聲。

然而仰出。

出泉。

俯仰左右，顧而樂之。

再陪左右。

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

往遊其間。

出亭。以上敘亭之景，皆餘之勝。未帶與滁人句為下文發論張本。

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

五代梁唐晉漢周也。議論忽開一篇結構。

昔太

祖皇帝

趙匡胤命。

嘗以周師破李景

唐南。

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

東門之外，遂以平滁。

周主柴世宗征淮南，唐人恐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在滁州西南，世宗命匡胤夾陣而入，暉等走入滁州，遂擒之。此滁所為用武之地，不能豐樂以起下文。

修嘗考其山川，

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

矣。

就平滁州出天下之平一往深情是龍門得意之筆。

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

升數。

上聲 官開一
筆不獨 滁也

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就削消磨，百年之閒，漠然

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

再卷一章
虛神不盡

今滁單接
今滁

介江淮之閒，舟車商賈，四

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

養生息，涵煦

許

於百年之深也！

歸震上之功德是爲豐樂之所由來此作
歎跌公方落到此句文致生動不迫

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

又愛其俗之安閒。

應舟車商
賈數句

旣得斯泉於山谷之閒，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

幽芳

春

而蔭喬木，

夏

風霜冰雪，刻露清秀，

峭刻呈露清爽
秀出。秋冬

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

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

點出題面應轉
滁人往來遊

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

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

結出作三意應
轉休養生息句

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

遂書以名其亭焉。

收極端莊
鄭重絕妙

【評語】作記遊文，卻歸到大宋功德，休養生息所致，立言何等闊大。其俯仰今昔，感慨係之，又增無數烟波，較之

柳州諸記，是爲過之。

【白話】修旣治滁的明年，到了夏天，方才飲滁水覺得甘美。問滁人泉水的地方，才尋著在州南百步的遠近，他

的上面有高山聳然的特立，下面有深谷窈然的深藏，中間有個清泉潄然的向上流出，上下左右的觀察看

的時候，是用武的地呢！以前太祖皇帝曾經用周兵破李景的兵十五萬在清流山下，活捉他的將官皇甫暉、姚鳳在滁州東門的外面，就此平定滁州。修曾經考他的山川，尋他的圖記，升到高地去望清流，關想求暉、鳳被擒的地方，終究不能得着，因為當時的父老沒有一個存在，大約天下的太平長久了，大家也不記得了。從唐朝政治不修，天下分裂，豪傑同時崛起，爭奪地方，彼此看同敵國的，怎能細算。到宋朝受了天命，聖人出來，卻是四海統一，向來靠了險要地方的，現在都削除消磨。這百年的中間，彼此絕不相聞的，只見山高水清，想問他的事情，卻是遺老已經死亡盡了！現在滁州介在江淮的中間，舟車買賣四方賓客的所不到，百姓不見外面的事情，卻安逸在種田衣食方面，拿來樂生送死，卻是那裏知道上面的功德，休養生息，覆育在百年的長久啊。修的來到這裏，喜歡這地方僻靜，并且事情簡單，又愛他的風俗安閑，既經得着這個泉，在山谷中間，就天天和滁人舉頭望山，低頭聽泉，拾取幽雅的芬芳，蔭庇在高大的木的下面，到了秋冬的時候，山形峭刻呈露，更覺清爽秀美，四時的景緻沒有不可愛。又幸這裏的百姓快活，他年歲時豐盛，卻喜歡和我游散啊。因此照了這裏的山川，說他風俗的敦厚，使百姓知道，所以能夠安然享受這豐年快樂的緣故，幸而生在太平的時候啊。想那宣傳上面的恩德，拿來和百姓共同快樂，是刺史的事情啊。就此做了這篇記，拿來定這亭子的名稱。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環滁

除

皆山也。

滁州名在淮東。一也。字領起下文許多也。字

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

從山單出。西南諸峯

望之蔚然，而深秀者，

琅琊也。

從諸峯單出。琅琊

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

殘

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釀泉也。

從去聲

泉也。

從山

泉出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從泉出亭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此作亭之人名

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出名亭之人名曰愚云太守也又加自謂二字因有下注故早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

故自號曰醉翁也。接手自注名亭之意注醉翁一句注翁一句妙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

心而寓之酒也。接手又自破名亭之意一句不在酒一句亦在酒妙若夫日出而林霏開，明雲歸而巖穴暝，晦晦明變化者，

山間之朝暮也。記亭之朝暮野芳發而幽香，春佳木秀而繁陰，夏風霜高潔，秋水落而石出者，

山間之四時也。記亭之四時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又總收朝暮四時申出樂字起下文數樂字

至於下段二字實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於上偃偃提攜，偃偃不伸也往來而不

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冽清也山肴野蔌，速也雜

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先記滁人遊次記太守宴妙宴酣之樂，非絲非竹，二句實射者中，下段奕者勝，投觥

籌交錯，就謂爵籌所以記射坐起而喧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乎其中者，太守醉也。記衆賓自懽太守自醉妙

而下段二字實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歸時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

禽鳥樂也。歸後景。把太守去賓客亦去滁人亦去忽又添出禽鳴之樂來下便借勢一路捲轉去語想甚奇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

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刻畫四語從前許多鋪張俱有歸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